

## 伯鐸·法伯爾 — 依納爵的首位同行者

布賴恩·奧拉利 (Brian O' Leary, S.J.) 著

廖潔珊譯

與方濟各·沙勿略一樣，伯鐸·法伯爾生於 1506 年，因此，我們在這一年間同時慶祝兩位的五百歲壽辰紀念。當沙勿略與他的輝煌傳教事業，在整個普世教會內被人們懷念及表揚之際，彷彿在耶穌會之外，就沒有人曉得法伯爾了。幸好，還有一個例外，就是在法伯爾的出生地——現今法國著名的風景區上薩瓦省(Haute-Savoie)內，山巒環抱的域魯雅村莊(Villaret)——他仍是人們追憶及尊敬的對象。在法伯爾生活的年代，薩瓦或薩沃伊省(Savoie or Savoy)是一個獨立的公爵領地，在天主教會日內瓦主教的管轄權下。於 1608 年，聖方濟各撒肋爵(Saint Francis de Sales)在他的靈修經典著作《虔敬生活的入門》(*Introduction to the Devout Life*)中提到了法伯爾，說：

「……偉大的伯鐸·法伯爾，是聖潔的耶穌會的首位司鐸、首位傳教士、首位神學宣講者，他亦是團體的奠基者、會祖聖依納爵的首位同行者。」<sup>1</sup>

隨之，聖方濟各撒肋爵就法伯爾有一回探訪家鄉，作了以下的一段描述：

「去年，在域魯雅這個位於巉岩起伏的山嶺地區的小村莊，就是這位天主所鍾悅的聖人的出生地，我因祝聖了一個祭壇而感到滿心欣

---

<sup>1</sup> Francis de Sales, *Introduction to the Devout Life*, translated by John K. Ryan, New York: Doubleday & Co., Image Books, 1972, 107.

慰。」<sup>2</sup>

聖方濟各明顯對法伯爾的生平事迹非常熟悉，因此，毫無疑問也對他的靈修境界及聖潔生活瞭如指掌。他全然允許在法伯爾的出生地逐漸興起對他的敬禮。

在眾多的耶穌會士當中，尤其是與佔有重要地位，又經常擁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的依納爵·羅耀拉比較時，法伯爾給人們的感覺就是溫暖的，惹人疼愛的。作為耶穌會初興時的建立者，依納爵有着一股令人欽佩、肅然起敬的攝人的領袖魅力，而法伯爾有的卻是一份強化人心，使人心靈得到慰藉的風采；他就是「我們當中的一員」。從他的奮鬥、不斷交戰的心緒，以及脆弱的性格，我們不難把法伯爾這人辨別出來。為什麼他會這樣呢？我期望能在這篇文章的反省內容上，把原因展現出來。

## 法伯爾的生活背景

十六世紀的歐洲，是法伯爾生活的年代，他所面對的事情與我們今天的社會有着許多相類似之處，就好像二者均是發展步伐急促，且面對極大變化的世代。歐洲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文藝復興運動發展到了高峯期；它一方面興致勃勃地重新發現古代希臘和羅馬文明的美與智慧，另一方面，亦催生了基督教人文主義，推動了聖經及教會著作的文本考證，使促成了教會的改革；更加意義深遠的，就是把歐洲引領到美洲、非洲及亞洲的航海之旅的發現及探索。這種向更廣闊世界的開放活動，不單為歐洲在物質財富上，帶來了可觀的增長，更開拓

---

<sup>2</sup> 同上。

了它在文化及思維上的領域。在信仰上，它為熱熾的傳教事業提供了出路，就好像為它注入了一支興奮劑一樣；可惜的是，日後有些傳教活動卻表現得力不從心，甚至肯定是惹來爭議的。

我們同樣生活在充滿着爆炸性發展的環境中，這些環境不再有地域、空間限制，它們可以遠至外太空之地，深至物質最隱蔽之處，甚至觸及人類的精神境界。我們的世界在不斷發見令人振奮的新知識、不同的認知方法、新科技、及人們夢想不到的傳遞訊息的可能性。然而，無論是十六世紀或當代社會，它們都各有其陰暗及罪惡的層面，例如：貧窮、不公義、不平等、迫害、暴力、戰爭、種族歧視及宗教分離等。正面的和負面的、健康的和病弱的東西一併充斥在我們當今的文化中，我們都受着它們的影響；一如法伯爾也被十六世紀時候的文化氣氛所引導着。

### 法伯爾的《回憶錄》<sup>3</sup>

我選擇了參考法伯爾名之為《回憶錄》(*Memoriale*)的個人靈修日記或記錄，作為着手講述他的主要材料。1540年，教宗許可耶穌會成立；兩年後，即1542年，法伯爾被派往德國傳教，從那個時候起，他才開始把這些記錄整理起來。於1542年6月至1543年7月期間，他基本上完成了結集的工作，餘下的一小部份及一個簡單的條目在1546年的1月亦已寫畢。他於同年8月逝世。以下是他的記錄的導言：

---

3 在這篇文章裏，我採用了收集於 John W. Padberg 的作品 *The Spiritual Writings of Pierre Favre* 一書中，名為 *Memoriale* 一文的英譯本作為藍本。譯者為愛爾蘭耶穌會士 Edmond C. Murphy，由聖路易斯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於 1996 年出版。

「在 1542 年的基督聖體聖血節這慶日裏，一個不尋常的欲望不時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催促着我完成純粹因為輕率及疏懶而擱置了的寫作工作。這原已開始了的寫作，目的是爲了記錄天主從祂手中藉祈禱交付給我的靈修東西，它們也許是靈修操練過程中得到的輔導，也許是關於默想的或明瞭的，也許是爲行動的，也許是爲一些神益的。」

### 【導言】

這裏再也清楚不過，在法伯爾的眼中，他的日記是幫助他個人內省努力盡宗徒職的工具。雖然在寫作背景、內容及風格上有着不同之處，但就大體而言，他的《回憶錄》與依納爵的《心靈日記》(*the Spiritual Journal*)十分相似。法伯爾寫他的日記，似乎從來沒有打算過讓別人看；若非他突然離世，也許這日記早已被他毀壞了。嚴格來說，法伯爾寫他的日記是他的祈禱的延伸，這點在其中好幾段文字裏，描述他與天主或自己的靈魂直接對話的內容上可見一斑。因此，日記所表述的感情極其誠摯，它揭示了法伯爾真實的自我、內在的堅強和軟弱之處及他的抱負和憂慮；但尤其重要的，是它闡釋了天主對他的鍾愛。爲法伯爾而言，這一切都是天主的恩寵；在行文中，不難找到他常以「那臨在於我的」或「我被授與」等字句去記錄某些經驗。他從天主那裏持續不斷地得到這些東西，因此，他亦不渝地抱持着這種對天主開放及期待的態度。

法伯爾的《回憶錄》，起首部分是一段他的個人成長的敘述，這記錄了他於 1506 年 4 月 13 日出生在域魯雅，至 1542 年開始寫作的經歷<sup>4</sup>，隨後才是各篇日記的本文。我們可以視第一部分爲《回憶錄》的「溯

---

<sup>4</sup> 「在我寫將要發生的事之前，我相信先記錄某些我還記得起的個人歷史事件會比較合適。它們會觸動我的感恩、懺悔、憐憫之情、或是來自對天主的不同靈修

源片段」【1-33】；值得關注的，這片段就是法伯爾用審慎而客觀的態度所作的自傳式的記錄，他誠懇地面對及描繪了在自己的個人歷史中的恩寵及罪惡的各個層面。然而，這裏我們必須注意，他的這段對自己早年事迹的敘述，是寫於他已是 36 歲成長後的日子，因此，內容側重解釋多於個人歷史的記錄。法伯爾的靈修生活是藉着「神操」而形成的，而他亦經常以這些鍛練與其他人分享。依納爵曾經說過，在他所認識的耶穌會士中，法伯爾對「神操」的領會及傳授是最好的一位<sup>5</sup>。這種從「神操」中得來的「授」與「施」的兩個向度的經驗，為他記錄自己的故事時，提供了台階及表達的方式。因此，難怪比 1529 年法伯爾在巴黎與依納爵會晤還要早的日子，已聽聞有關「神操」為他帶來回響的描述。例如，在他流露着被賦與一對好的公教父母感激之情時，他常說他們幫助他「藉正確的途徑保育靈魂，以符合我受造的目的」。這裏關於「原則與基礎」的論述是明顯不過的了。<sup>6</sup>

## 個性與品格

與其他相類似的文章寫作一樣，《回憶錄》肯定基督信仰中的恩寵是建基於人的自然本性之上，而不會損毀它的。天主給了法伯爾一個誠摯的、不愛露鋒芒的、靈敏度高的、及向靈性和超越開放的性格。

感覺，或是得自天使者的忠告。」【Introduction】

5 「當談及《神操》，依納爵說在耶穌會之中，法伯爾做得最出眾，其次是薩爾梅龍(Salmeron)，跟着是來自維拉諾威瓦的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from Villanueva)及傑羅尼姆·多梅內克。他又說為參與首星期者，埃斯特拉達(Estrada)做得最好。」The *Memoriale of Luis Gonzalves da Camara*, n. 226. English translation: *Remembering Inigo: Glimpses of the Life of Saint Ignatius of Loyola*,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Eaglestone and Joseph A. Munitiz.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2004.

6 《神操》23.

他的這些屬性，在家庭的培育及後來他在上薩瓦省的天然環境裏，曾作牧羊人的成長背景中，得到進深一層的發展。他曾被依納爵在毫無阻力，差不多不需費勁的情況下就能勸服。法伯爾既沒有像方濟各·沙勿略那種貴族氣派的自豪風尚，也沒有如熱羅尼莫·納達爾 (Jeronimo Nadal) 那般落落寡合的疑慮性格。他是一個很容易與人交往，十分重視友情的人。地域的阻隔，甚或死亡從來不會減退他對人們的熱情；就好像他時常打趣說，縱使那位在他青少年時代教過他的老師皮爾·維拉特 (Pierre Veillard) 並沒有被列為聖人，他也會藉他祈禱。

許多與法伯爾一起生活過的人，都可以為他的平易近人及可愛迷人的個性作證。正如來自葡萄牙的西滿·羅德里格斯 (Simon Rodrigues)，他是法伯爾早期的伙伴，本身急性子、好執拗，但他也就法伯爾的為人曾見證寫道：

「他(法伯爾)與別人所建立的是極之珍貴、令人感到甜蜜歡愉，而又可愛的關係，使我不得不承認，我從沒有在當下的其他人身上發現過這種人際關係。不知用了甚麼方法，在贏得別人的友誼後，他能藉着個人的行為舉止及有教養的談吐，潛入他們的靈魂，更不能自己的把他們引領到天主的愛去。」<sup>7</sup>

使人饒有興趣的，是法伯爾盡神職的最大成功，就是他藉着向人們教授「神操」及主持靈修交談，得到與他們個別接觸交往這些事。在主理「一對一」的交談上，法伯爾盡量把宣講、說教的角色減少，

---

<sup>7</sup> *Epistolae PP Paschasii Broeti...et Simonis Rodericii*, MHSI, vol. 24, Madrid, 1903, 453.

他無疑是最讓人感到舒服及最有效能的一位。

表面上，法伯爾給人一副無憂慮及安寧的外表，他為人們傳遞着治癒和平安的訊息。可是，無論是在他十九歲那年到達巴黎之前或之後，在他的內心深處卻滿載着煩惱及不安。除了承認他是易於受誘惑之外，我們還得注意的是，他經常用到「欲望」一詞；在《回憶錄》中短短的溯源片段裏，他使用上了9次；而在導言中亦有兩次。這證明於面對一些在他能力掌握以外的東西，及一些能止熄他內心長久追尋的東西時，他便會處於一種繃緊的張力中。有時這些欲望是很清晰的，例如希望得到學習的機會【3, 5】；在傳教工作上，則希望能成為信仰及政治領袖的助手；在個人與天主的關係上，亦長期希望能成為聖神的居所【30】。這些強烈的欲望、長期等待的東西、熾熱的期盼，統統都在他的心靈中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曾有一位傳記作家稱他為「欲望者」(the man of desires)。<sup>8</sup>

另一個與「欲望」同樣值得重視的詞語——「恐懼」，在溯源片段裏也出現了9次之多。縱使它要表述的意思，在不同的背景中，某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同一個詞語多番出現已揭露了些什麼。與「恐懼」相關的近義詞或同義詞也能在文中找到。法伯爾缺乏自信或怯懦的表現，全都與他早年赴西班牙之旅時，被捕下獄一事有關。當年與他同行的還有奧蒂斯醫生(Doctor Ortiz)及一位不知名的非神職伙伴【24】。在文章的較前部份，他曾提及自己沒有任何天賦本錢或世間事務的體驗，這種自我評價可以用他的恐懼，及想多學一些東西的欲望來解釋【3】；正當他處於這恐懼的高峯和極度痛苦的時候，依納爵適時走進

<sup>8</sup> George Guitton, *L'ame du bienheureux Pierre Farve*. Paris, 1934, ch. 7. 有關法伯爾的欲望的重要性，在《回憶錄》最初原稿寫上了的題目中，早就已經給看清楚：「隨之，這裏的是一些法伯爾神父的美好欲望及思緒。」

了他的生命，並開始爲他那受強烈感情支配，卻又充滿不穩定的精神提供導航。<sup>9</sup>

## 依納爵的影響

就生命中曾出現的情緒動盪不安，法伯爾在《回憶錄》中有三項記錄，分別是：

- 對從前坦白公開的事情感到有所顧慮
- 相反於守獨身的誘惑、傾向於虛榮與自負、愛大吃大喝及常常輕率作判斷
- 爲某些生命中應該做的事，常常表現得反覆、猶豫不決【9-11, 14】

就上述最後的一項，他有以下強烈的陳述：

「在此之前——我指的是我從天主那裏，藉依納爵而清晰自己生命所要走的路向的援助——我常常感到缺乏自信，彷彿被許多刮着不同方向的風吹得到處飄搖：有時想着要成家立室，有時希望當醫生、當律師、當講師、當神學教授、當一個有學位的教士，間中或想當一個僧侶。早陣子，我就是這樣的被這些風吹拂着，佔上風者將取決於這天賦的軀幹是強悍的還是疲弱的，即是，得勝者將取決於這方還是那方的吸引力較大。」【14】

---

9 傑出的法籍耶穌會學者，米折爾迪雪圖 (Michel de Certeau) 理解法伯爾的靈修生活爲一種由恐懼過度到愛的過程。參見 *Bienheureux Pierre Favre: Memorial*, traduit et commenté par Michel de Certeau.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Collection Christus no. 4, 1960, 156, n. 2.



凡此結合着過份顧慮、多重不道德的誘惑、及對個人身份認同和天主意願的混淆的種種，都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法伯爾發覺自己身處於一個靈與欲的迷宮當中，且找不着出口；他的靈魂飽受着極大的煎熬。幸然，他最後學習信任依納爵，把自己從種種的憂慮中釋放出來。依納爵於是開始引導法伯爾關注自我的意識，採用的是向來公認明智，備受欽崇的一道原則，那就是「認識你自己」。此期間，依納爵的手中有一樣相當有效的工具，那就是「神操」。這些靈修操練打鍊出依納爵本人的皈依經歷，尤其是他在西班牙芒萊撒(Manresa)那接近十一個月的日子。在那裏，因着個人的憂慮而來的痛苦，一度把依納爵帶到自殺的邊緣<sup>10</sup>。與此同時，他開始意識到天主在這路上帶領着他。往後，「神操」在西班牙不同的城市，藉着指點不同的人而得到精練。依納爵所積累得來的經驗與智慧，為法伯爾帶來了最大的裨益。法伯爾曾寫道：

「因着上天的安排，我成了這位聖潔者的指導員；最初我們所交談的是一些世俗的事宜，後來才慢慢涉及靈性上的東西。跟着，我們依從起居共享的原則，我們二人住進同一個房子，我們共用同一張桌子，甚至錢財。時光荏苒，他（依納爵）成了我在靈修事情上的教師，他授與我一個提昇自我的方法，去領略天主的意願及明白自我【8】。」<sup>11</sup>

依納爵緩緩地及有耐性地着手。他明白到法伯爾對全面開展「神操」，還沒有足夠的準備，因此着他等待。這一下的推遲，就是四個年頭的歲月。可是，他的決定並沒有失誤，這可從法伯爾不穩定的心理

---

<sup>10</sup> Ignatius, *Autobiography*, 21-25.

<sup>11</sup> 在此，法伯爾強調他與依納爵的相互關係：法伯爾在哲學及語言學的範圍上幫助這位較年長的；而依納爵則在靈修事項上幫法伯爾。

分析，尤其是他過份顧慮這一環上可以證實。在首星期，依納爵只授與他有限的操練，或者是一些類似的準備工作，特別是一些良心檢討練習。這樣的安排有充裕的時間，讓法伯爾自我理解及有信心去聆聽天主願意他做的事情；且堅定他朝着這目的進發。當他最終實踐全部的「神操」，那經驗證明了他在依納爵所引導下的發現。

## 司鐸之職

當召叫的輪廓逐漸清晰浮現出來後，法伯爾終於在這結構中找到優次，其中最首要的便是實踐司鐸之職。他寫道：

「一如我從前說過，藉着聖神的護慰，我從這些引誘中被拯救過來。我的主引領我作出了一個堅定的抉擇，就是當一個司鐸，完完全全的爲主的工作，把自己奉獻出來。這是一個何等崇高及完美的侍奉！我從沒想過自己匹配服侍祂，或可高攀祂對我的揀選。這是一個何等偉大的召叫！它催促我時時刻刻以我這身軀及靈魂，盡最大的努力回應它！」【14】

在依納爵身邊的伙伴，每一位都有着承擔公務司祭職的抱負，這一個目的，成了他們在巴黎大學努力進修的動力。願望能當司鐸，是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事。1541年，法伯爾爲他們於不久前得教宗許可成立的信仰團體，冠上了一個獨特的名稱——「耶穌的司祭會」(The Company of the Priests of Jesus)<sup>12</sup>。法伯爾於1543年5月被授與司鐸一職，是團隊中的第一人。在同年聖母升天的慶日上，他主持了一台感恩祭，並聯同另外六位伙伴，鄭重地宣讀了我們所認識的蒙馬特誓

---

12 *Fabri Monumenta*, MHSI, vol. 48, Madrid, 1914, 119.

願(the vows of Montmartre)。往後的兩年間，爲了重申這些誓願，法伯爾繼續主持感恩祭。作爲一個耶穌會士，在他日後的牧民工作中，他仍舊擔剛着這職責及聽告解的工作。它們都是法伯爾持之以恆，並得到美滿成果的公職服務。

## 守貧窮

他的司祭職與他一生信守福音的貧窮精神緊密地扣在一起的。委實的，《回憶錄》在詳細敘述他全面接受「神操」及領受聖職前，已提及他早就決定了「仿效依納爵度貧窮生活」【13-14】。自1541年11月以後，他起誓說他不會藉聽告解、主持彌撒或講道而收取獻金，也不會倚靠領取固定的薪俸而過活；果真的讓我們看到他如何嚴謹地貫徹着守貧窮的責任【26】。在這同一的議題上，我們可以透過一份還沒有寫就的耶穌會會憲，看到法伯爾與依納爵有相同的立場。以下是該段文字：

「……藉着耶穌會對接受固定收入，擁有財產，收取來自宣講、教授、主持彌撒、施行聖事、提供靈修服務的薪金……採放棄制，及避免改動原有學院的各項收入的用途，來維持並繼續整個團體遠離任何貪婪的行爲，這將是十分重要的。」<sup>13</sup>

在《回憶錄》中，法伯爾接着寫：「我把守貧窮的誓願交付給了聖神，祈求他會繼續在我內保守我遵行它，並讓我不會失落它的果效。」

【45】這段禱詞中的兩個祈求要素，再一次向我們呈現出依納爵在講授會憲時的獨特形像，他說：「任何人都應愛貧窮如母親，依據上智的

13 Constitutions, Part X, 816. Translated by George E. Ganss,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70.

尺度，當時刻出現時，我們應感受到它的效能。」<sup>14</sup> 為這兩人來說，實踐貧窮並非單單為要符合誓願的法律要求，或只局限於精神上的貧窮；這些都被依納爵在「神操」中形容謂「無關緊要」；因為不實在的貧窮，並非真實的信仰。

1543 年，當法伯爾在美因茲(Mainz)時，他陷入財政困境，他的同伴及他的工作都受到衝擊。這引發出他在日記裏寫了以下的一個條目：

「就在這一天，我們正盤算着日常的用度已淨盡的時候，我經驗到一團熾熱的、神聖的渴望想着不擁有什麼。我從心底裏向在我前面的祭壇上的主基督懇求(請依據祂的意願給與我們)，這已非我生命中惟一一次，在沒有任何因由下，我的渴望至少一次得到了實現；即是，我拋棄了我所有的一切，在現實中一切都不需要，惟獨在那一天，請給我和其他人基本的生活所需。」【233】

早於 1536 年，法伯爾還沒有領聖職前，他已一直跟從依納爵的靈修方法，他在一封寫於威尼斯(Venice)的信函中說：「無論如何，我仍是會以一個貧窮人的身份去宣講，我現在獲得的學習機會，固然不會讓人產生我是富裕的錯覺。」<sup>15</sup>

## 守獨身

緊緊跟隨在講述接受薪俸的一段文字之後，法伯爾寫着有關守獨身的內容。出於對「聖母瑪利亞 — 最貞潔的女人」的崇敬，他下定

---

14 Constitutions, Part III, ch. 1, 287.

15 Letter to James Cazador, in *Letters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translated by William J. Young.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6.

決心「就算是法律所容許的，無論在何種情況底下，永遠戒除把面頰貼近任何一位男士或女士，惟獨老人家除外。」【27】現今備受關注的保護兒童及性騷擾的問題，其實我們已處理了好一段長時間，這個決定衝擊着現代人的心智，是一個難題。最有可能的是被認為反常的或古怪的；最壞也不過被說成是壓抑性慾；再簡單的是視之為法伯爾的「恐懼」的一個實例，這在他的生命中本扮演着一個歪曲的部分。法伯爾在十二歲的幼齡，在薩瓦省時已首度發了終身守貞的誓願。【4】這是否亦是一個壓抑的標記呢？抑或是因踏入混亂的青春期的而得出對性的恐懼呢？儘管這個誓願是有效的——其實並不然——因為，在這個心智還沒有成熟的年歲，就作出此舉，到底是不健康的。

也許我們需要考慮法伯爾個人的作證，在面對守獨身一事上，無論在孩童時期或在巴黎當學生的年代，他都曾經受到許多嚴峻的引誘，感到痛苦困惑。跟據他後期的寫作：

「那時我所經歷的誘惑，統統超越了邪惡和污穢的性的意像，都由通姦的念頭引發出來；我知到這念頭是來自看書，而並非來自靈修的經驗。」【9】

他並沒有因當上了耶穌會士，而對類似的誘惑產生免疫力。事實上，在面對那些他曾造訪並引發出通姦念頭的場所，他的靈敏度高了。然而，因着牧民的理由，他仍然會倚仗着由天主而來的好念頭，使他得到力量與保護，不放棄進入這些地方。

服從

依納爵希望「服從」這德行能成為耶穌會的傑出的印記，<sup>16</sup> 因此，我們都期盼着這印記能在他的首位同行者身上突顯出來。就我們所知，法伯爾有七年的光景，期間從不間斷，接受任命，努力不懈，負起宗徒外出傳教任務的使命。然而，在《回憶錄》的溯源片段裏，有關「服從」的言述，法伯爾明確地只把它與教宗拉上關係。這伙人最先在蒙馬特起誓時承諾到耶路撒冷去，後來，他們開始聽從教宗的吩咐。【15】當往聖地之朝聖之旅在指定的時間內證實不能成行時，他們便把它放下，遂自薦給教宗保祿三世，並準備好在任何地方肩負起司祭的職責。在這陳述裏，法伯爾引用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論調，他說：耶穌基督願意他們去為他供職，他就會永永遠遠的發揮他們。這裏他讓人認清「藉助祂在地上的代理人（教宗）的聲音，它是最清楚的召喚」。【18】這片語裏洋溢着早年耶穌會的服從精神的氣息，同時，亦揭示了他們曾許諾就有關使命服從教宗的第四個誓願的神祕性，它們是耶穌會這團體的身份的根源。<sup>17</sup>

縱使他沒有確實地用上「服從」這一個詞語，但他希望得知天主旨意並使它滿全的欲望，卻瀰漫在《回憶錄》裏的各篇文章中。法伯爾與天主所建立的，又是一種很個人的關係；而天主愛祂的教會，照

---

16 「我們應容許我們在齋戒、夜裏醒悟及禁慾等方面給別的信仰指示超越，因為，不同團體各自有其獻身於信仰的規條。但在服從上要絕對和完美，並放棄一己的意欲及主觀判斷，這點我是希望要做到。親愛的弟兄們，我們在這團體內為天主工作，就讓別人看清楚吧。」Letter to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in Portugal (1553) in Young, *Letters*, 288.

17 「因此，由教宗所派遣的使命應視為最重要，要先處理。我們得注意，耶穌會誓願服從教宗是因為他毫無疑問是基督的最高代理人；所以，因着光榮天主及靈魂的好處，無論往任何地方，服務信眾或無信仰者，只要是由他所決定的，作為團體中的一份子，我們就必須要聽命。」Constitutions, Part VII, ch. 1, 603.

願這教會裏的每一個人，因此，藉着祈禱與天主親密地對話，是發現天主的旨意的重要一環。法伯爾懇求說：

「因此，天主請時刻激勵我，這不單單是要在我的生命走到盡頭前，滿全那些應該做的事，而是每天都成就祢所想要的。試想想，當與別人談及到我的天主每天都指望着我時，那將會是何等喜悅的一件事。」【398】

### 在行動當中默觀

耶穌會的使命是根本於宗徒的，而又是宇宙性的；為耶穌會的傳教活動範圍而言，它們是沒有國界或疆域或其他限制的。在他們的會憲裏，依納爵寫了一個名句：「善越能普遍，它就越好。」<sup>18</sup> 因此，縱使法伯爾的性格如何容易恐懼及缺乏自信，他的生活卻是行動積極的。他的足跡遼闊，因着形形色式的差事周遊歐洲各地。他聽命於教宗、皇帝、樞機、教廷駐外使節及依納爵等人，經常到處講道。他每到一處，都必定會藉着不同的牧民工作，竭盡所能去服務有需要的人們。粗略估計，在七年有行程記錄的牧民旅程中，他走了約七千英里的路程；若果路途是兜兜轉轉或地勢是崎嶇難走的，這距離可能是原來的兩倍呢！這些旅程絕大部份是徒步的，可想而知，當中談不上任何舒適。

經常參與這些人事，將會消耗一個人的精神能力，法伯爾於是把它們轉變為尋求與天主合一的持久方法。因着吸收了依納爵的靈修方法，他學曉了在各方面也能找得着天主。無論是教會有規律而週期性的禮儀行動，或是幼年時從鄉間學來的敬禮，及於周遊各地時所遇到

---

<sup>18</sup> Constitutions, Part VII, ch. 2, 622,d.

的流行虔敬行動，在在都深深地影響着他。凡此種種，他把它們結合起來，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個人的祈禱生活。再者，由於他經常要四處遊走，他特別創出了一些適合於旅途中祈禱的方法。有一回，當他從斯派爾(Speyer)赴雷根斯堡(Ratisbon / Regensburg)的路上，他跟自己的靈魂說話，並寫道：

「在旅途中，你在不同的祈禱及默觀中，不但得到了極大的安慰，且被給與許多新的方法及題材。例如，當你踏足某地，四處去看看它，在它那裏傾聽些東西，你便會得到向天主祈求恩寵的方法，那是該地的總領天使聯同所有守護居民的天使們給我們的。你向那位臨在於該地聖堂內，真正的守護者及牧人耶穌祈求吧，祂會來輔助我們。祂尤其照顧該處人們的需要及他們的一切好處，一如罪人、垂死的人們、亡者的靈魂、憂苦者、經歷着磨難的人們及其他。」【21】

## 憐憫

日記中的內容反映了法伯爾常常憐憫他人。這種憐憫的情懷首先使他藉禱告去懇求；跟着，就是具體地以服務去抒發這方面的感受。有時，這種憐憫更會逐步發展，建立成爲友誼。就如他在楠蒂柯(Nantua)被囚七天時，期間他常常回憶起「主在我們內賦與了各種溫暖的情誼」【24】。有時候，法伯爾會把自己調適過來，欣然接受在那段日子曾經與他有歧見的政治及教會領袖；沒有一個人會被排斥在他溫情而虔誠的懷抱之外。他有以下的一段文字記錄着：

「有一天，匈牙利女皇聖依撒伯爾亞拉岡(ST Elizabeth, queen of Hungary)爲我引見了八位偉大的人物，他們分別是地位尊崇的主教、皇帝，法國國王、英國國王、路德(Luther)、大特克(the Grand Turk)、



布塞爾(Bucer)及梅蘭克松(Philip Melancthon)；我一記着他們，好讓我能為他們祈禱。在我感受到他們的熱情時，我竟沒有注意到他們的錯犯，在我的記憶中，他們都受到許多人嚴厲的抨擊。為此，我特別憐憫他們。」【25】

不難想像，在十六世紀的宗教分裂的時代，就是一個大好人，不論他站在那一方，都會彼此付度和談論着對方，以下這段話說的法伯爾彷彿是來自另一個世代的人物。在十六世紀，有多少天主教徒為新教改革家，如路德、布塞爾及菲利普·梅蘭克松等心生憐憫？有多少西班牙人會為法國國王獻上祈禱？對於大特克又如何？他是異教徒中的佼佼者，象徵着伊斯蘭教威脅着歐洲。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也在法伯爾的祈禱當中被記掛着。他這種普世性的願景及關懷令人吃驚，可這就是真真正正的依納爵精神。這裏值得再引述的，就是他從西班牙返回德國的旅程一例。

「在旅程當中，天主給了我許多為外教徒，以至於整個世界的愛心與希望。在過去祂亦曾做過同樣的事情，尤其是讓我滿懷信心、盼望及仁愛，為七個地方的人們的福祉，去接受並實踐我的獻身使命，直至死亡。我肯定要把這七個地方會置於我的腦海的記憶之中；它們分別是薩克森的維勝堡(Wittenberg in Saxony)，薩爾馬提亞(Sarmatia)的首府（我並不知道它的名字）、在薩瓦省(Savoy)公爵領地內的日內瓦(Geneva)、希臘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及安提雅(Antioch)、耶路撒冷(Jerusalem)及非洲的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我期待我或其他的耶穌會司鐸最終能在這些土地上舉行聖祭。」【33】<sup>19</sup>

---

<sup>19</sup> 法伯爾所提及的城市，代表着信義宗、加爾文主義、正教、及受伊斯蘭信仰所統治的古代基督信仰中心。

## 總結

法伯爾持久的努力，使旅程及活動成就他熾熱的心靈中的慾念和渴望。他迫使自己不論在什麼地方，不論處理什麼任務，都不能鬆懈下來，致使他在四十歲的壯年便積勞早逝。他的《回憶錄》揭示了在他的生命中，他對天主工程的意識。他循序漸進地使自己成為天主的工作伙伴，雙方有一種穩固的互動關係。他是天主的工具，可卻不是沒有自主性或是完全被動的那一種；相反，卻是充滿生命力及有理性的，他藉祈禱及適時留意標示，去發現主基督的意願。這種領悟力是天主給他的厚禮，他要感謝的不單單是依納爵，除此以外，他更要感激天主。<sup>20</sup>

法伯爾在旅途中逝世是有原因的。教宗保祿三世委派他出任為特倫多大公會議的神學家，當他接受這召叫時，他身在西班牙；因此，他要踏上往意大利的艱巨旅程。當他在 1546 年 7 月 17 日回到羅馬時，他已經病倒了。自從 1539 年離開羅馬赴巴爾馬(Parma)展開傳教之旅後，這是他首次與依納爵再見面。可是，他的健康情況惡化，在八月一日病逝。依納爵的秘書胡安·包朗科 (Juan Polanco) 寫着：

「仁慈憐憫人的天主更改了對法伯爾的召叫，不是服務特倫多大公會議，而是要參與天國的會議。他在慶祝聖伯多祿脫離枷鎖的日子，自己也從塵世的鎖鍊中釋放開去，奔向無拘無束的天國生命。」<sup>21</sup>

法伯爾在離世前半年，為《回憶錄》寫了最後的一個條目，反映

---

20 參考本人著 *Pierre Favre and Discernment*. Oxford: Way Books, 2006.

21 *Farve Monumenta*, MHSI, vol. 48, Madrid, 1914, 839-841.

着在他的心底裏，仍有許多問題在不斷的交戰。他對自己被召喚的意識，比從前的任何一次都要高漲；可是並不是整體及強而有力的，相反，卻是零碎及軟弱的。縱使他時常表現得垂頭喪氣，他仍是滿懷希望，願意繼續行程。

「一年伊始，我反省了自己的不足之處，所以我開始從新的角度去了解它們，希望找到更新。我尤其感到需要一個新方法去回憶前事，因此，我要從外在的事情上作出改變，致使我能記得多一些及整合它們，我希望尋到及保存使人得到聖化、更新及堅強的天主聖神。此刻，我特別需要多些寧靜及獨處的時間；爲着我曾有受誘惑的經驗，我懇求多一些恩寵的護佑，免我受貧窮、不同的恐懼、困窘及匱乏的引誘。」

【443】

本文說明法伯爾如何是我們耶穌會士中的一份子，他與我們一樣有抱負，卻是軟弱的；一如所有走向天主的基督徒。他臨在於我們所共同擁有的旅途上，他是我們的安慰。